

那爛陀精神

親愛的兄弟姐妹，能夠來到這裡，確實讓我備感榮幸。無論這裡有多小，你們仍是承繼了「那爛陀」之名。這裡並不是一座寺院，而是一處學術中心。在西藏有許多寺院，我想，少說也有幾千座寺院。我相信在文革前後，將近六千座藏傳佛教寺院被摧毀，這意味西藏有著數量非常龐大的寺院。但我並不滿意，因此，在我來到印度成為難民之後，與之前的訪問不同，之前那次來訪的原本應該是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但是當時他的身體突然有狀況，所以周恩來要求我代表中國政府：「你應該去那裡，把這樣的遺產帶給印度總理。」那時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現在，我變成了難民。無論如何，當時我沒有自由，而在今天，我擁有完全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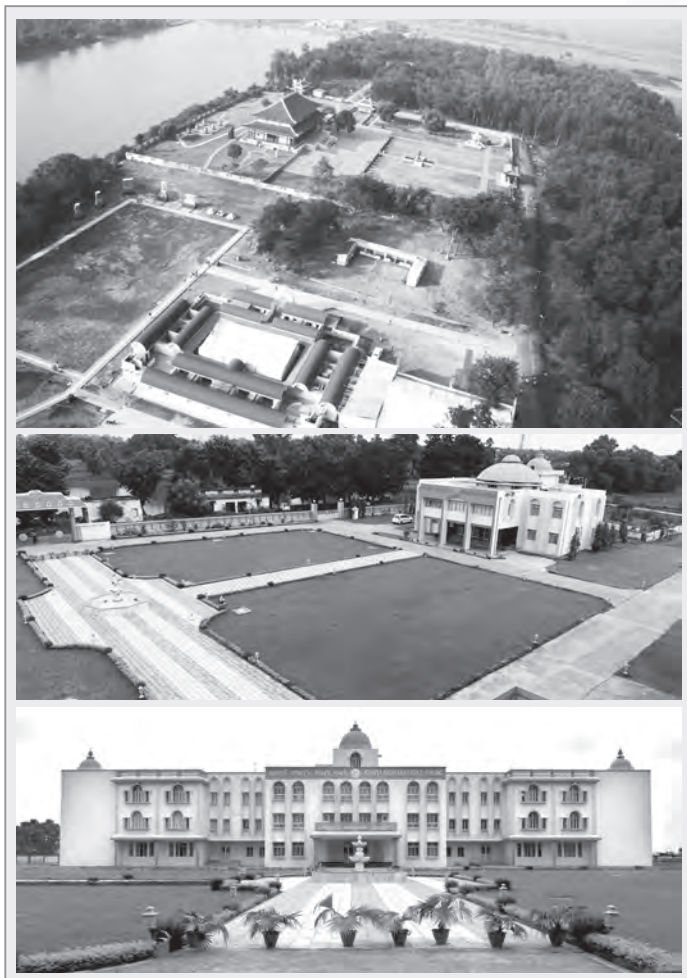
五十八年來，作為難民，以及印度政府最長久的客人，我一直享受著印度的自由。很棒！所以在我來到印度之後不久，我就要求所有已經成為難民的西藏僧侶，不要只是穿著僧袍、持咒念誦做法會，這樣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透過學習成長。所以，在難民中，主要的藏傳佛教寺院就開始認真地學習。不僅如此，我也（同樣）要求西藏尼師。在過去，至少好幾個世紀，西藏尼師未曾認真學習，因此不幸地，就出現了一些貶低尼師的言論。現在，尼師（學者）應該和男眾學者平起平坐。我想大家有注意到，昨天有些尼師也參加了辯經。

我覺得她們花了十七至二十年學習，所以，去年我授予了最高的格西瑪學位。昨天，有些格西瑪出席了辯經法會。所以學習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當然，我尊重世界所有的宗教傳統：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一切在這個國家的不同的古代非佛教傳統，如耆那教、數論派、勝論派。這些我們都尊重。都很好。所有這些古老的印度傳統，凡是修習奢摩他和毗婆舍那的，自然對於心靈和情感有較多的闡釋。所以，所有古代的印度宗教，不論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我認為都對我們內心的世界、心靈和情感，有很多的理解。在邏輯學方面也是，在一些那爛陀大師的論著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非佛教的論證，他們的觀點都是以邏輯（因明）的方式來闡述。所以，我認為在古

代，那爛陀大師，特別是在邏輯學（因明學）領域，由於非佛教邏輯學家強大的挑戰，佛教學者對於邏輯的瞭解便更加地發展進步。所以在古代，印度的非佛教傳統也相當豐富多采。

關於那爛陀，在這本書中有些簡短的故事和他們的著作。我們不能只是接受響亮的名號，就說：「哦！好棒！好棒！」不可以的！除非我們讀到一些人的文字描述，然後我們可以接受那位作者真的是一位偉大的學者。自從多年前第一次見到幾位量子物理學家之後，我發展出了一些特別的興趣。之後我們進行了幾次討論。似乎就如同昨天發表的關於量子物理與緣起（Pratīyasamutpada）之間相似性的報告，現在很清楚的是，目前量子物理學家確信沒有任何事物是客觀存在的，包括時間、空間，這些在分析之後，也都沒有任何客觀的存在。所以，量子物理學家

通常會提到「觀察者」。但觀察者在哪裡？量子物理學家尚未展開研究。我想，在這個國家，傳統上是接受有來生的。為了建立有來生的理論，於是就有了atma（我）的概念。這個身體、這個大腦，死亡後便不再存在，所以從前生到此生，從此生再到下一生，這個身體的任何部分都不會從此生到下一生去，所以就有了atma（我）這個概念。如果atma（我）存在，若在這個身體、心識之外探究atma（我）在哪裡，這個概念其實很難成立。所以，佛教一般是主張無我。然而在無我的理論中，毗婆沙宗（Vaibhasika）、經部宗（Sautrantika）、唯識



新那爛陀大學

宗 (Cittamatra) 和中觀宗 (Madhyamika) 又有不同的概念。當我們進行比較研究時，可以看到中觀思想非常的高明並且與事實相符。中觀思想，又分為自續派 (Svatantrika) 和應成派 (Prasangika) 二派；二派之間的區別在於中觀自續派接受或主張「於名言中，諸法皆有自相」；中觀應成派則主張「即使在名言中，諸法也沒有自相」。

龍樹菩薩的弟子佛護論師，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和修行者。偉大的、頂尖的學者清辨論師曾針對佛護論師為龍樹菩薩的《中論》所著的釋論提出一些問題。清辨論師評斷他的論述時，似乎有些學術上的傲慢。他對佛護論師的解釋提出一些問題，之後，由月稱菩薩回應了所有的批評。所以透由研究這些論著，你們可以更清楚地瞭解龍樹菩薩關於空性 (shunyata) 的觀點。清辨論師覺得如果沒有任何事物獨立地存在，這樣很難 (說得通)，寂護論師也如是認為；佛護論師和月稱菩薩則是做出了非常精采的結論。這些是思惟、探究的層次，然後就是修。透過修習，這些哲學觀點才會真正對我們的情緒產生影響。所以，結合知性的理解，再透由認真地分析觀修，確實會對情緒產生一些影響。然後我們可以說，我認為月稱菩薩的見解是對治我們破壞性情緒的終極武器。

所以如我之前所說，我們永遠不會說：「哦！龍樹菩薩很棒！他的弟子很棒！」這樣說比較像是盲目的信仰。如果有人問：「為什麼龍樹菩薩很棒？」「如何棒？」就 (只會) 回答：「喔，我老師說的！」若再問：「誰說你的老師是對的？」就 (只好) 說：「我說的。」

所以要分析式的觀修。為了進行觀修，知識是非常重要的。最初是由聽聞所得的知識，但是聽聞而來的知識並不是十分穩固。接著，第二階段便是



新那爛陀大學內的玄奘紀念堂

引自：新那爛陀大學 (Maunulanda Mahavihara) 網站http://www.nm.ac.np/

透過思惟與分析得來的知識。分析需要借助不同類型的書籍——解釋不同見解的書籍。瞭解各種見解，然後進行比較，這是非常必要的。（有時）這個觀點看起來不錯，但從另一個哲學觀點來看，當我們明白、讀到另一個觀點，就發現（前者有）一些錯誤及矛盾。如是分析、比較，才是正確的方法。在邏輯學這方面，陳那論師和法稱論師的論著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當我學習這些內容的時候，我是個非常懶惰的學生。但即使一個懶惰的學生，也能從這些大師的論著中獲得一些啟發。而這些大師都是印度的大師，所有這些都是印度人。畢竟佛教是佛陀在印度宣說、發展的，並不是在西藏。所以佛教是印度的宗教之一。有一天，我提到你們真的實踐了施與取：你們印度人帶給我們智慧，並且取走了我們的無知。所以現在所有這些美好的知識、哲學或見解，都必須在這個國家復興。

一千多年前，寂護論師在八世紀受到藏王邀請入藏。寂護論師自己就是偉大的哲學家，偉大的邏輯（因明）學家。他教導我們藏人，像這樣的老師當然希望他的學生也會跟他一樣成為哲學家和偉大的邏輯學家。所以一般來說，我們藏人一千多年來，保存了所有這些那爛陀的知識，邏輯學、心類學、哲學，當然還有佛教戒律，所有這些。

所以，現在我真的希望這座小型的學術機構能夠以那爛陀之名，成為傳播那爛陀知識的種子。期盼大家認真學習。我通常會將宗教與哲學區分開來，你可以看到有些哲學，如四聖諦，直接與佛教相關，但是二諦和其他一些哲學觀點，我們可以將它們只看作學術科目。所以這裡作為一所學術機構，應該更加重視哲學領域，把它們當作學術科目，而不是宗教科目（來研究）。佛教主要是佛教徒的事。但是，對於佛教哲學，即使一些科學家也展現出興趣。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在其他世俗的大學建立起來。所以，我希望少數學生能夠培訓成老師。然後，我想，在更多的學術機構中，可以開始有科系研究這些古代印度思想——作為一門學術科目來研究，而不是宗教學科。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已經指明你們的目標，能不能達成，就要看你們自己了。我要走了！哈哈哈哈！🌀

2017年3月18日·於印度比哈爾省那爛陀大學向學生講話
本文轉載自《世界多元之美——達賴喇嘛與青年世代對話》，由雪域出版社出版，並同意授權刊載